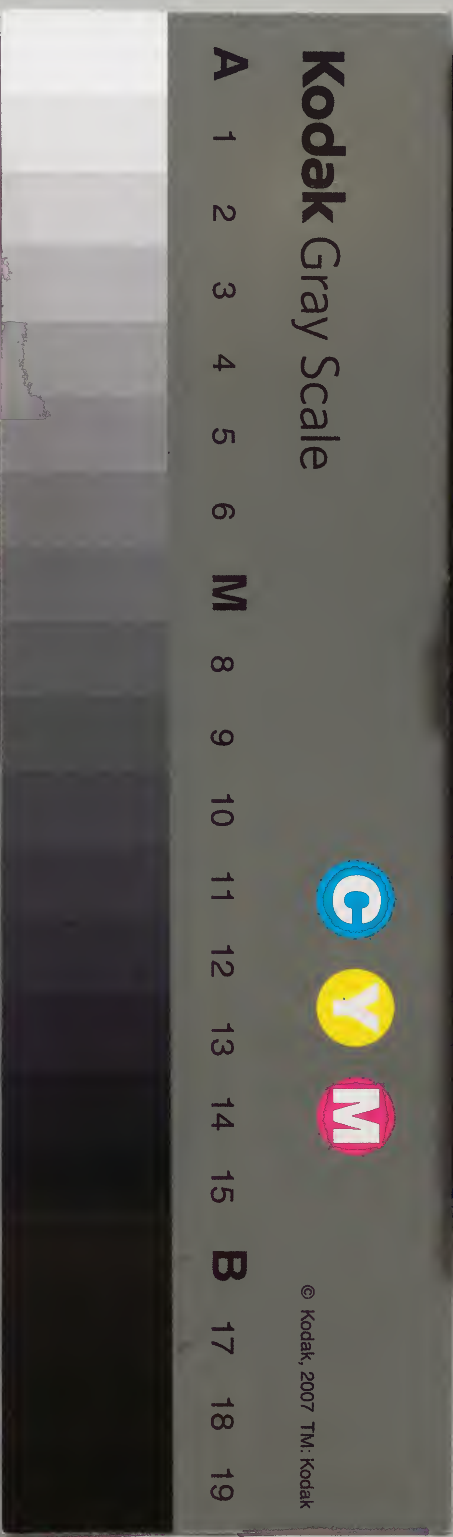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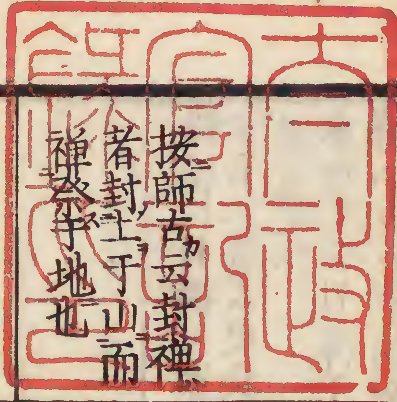
明治三刻
史記評林
八尾版
十九

漢書門			
五	一	二	一
〇	四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二	漢
九	五	二	書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
冊數	50	(19)
函號	279	29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揚慎曰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在後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後所引管仲對齊桓公二君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此句意曰蓋有無其應而用其德而用其事者耶論秦始皇云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耶應此句意曰未有睹符瑞而不臻泰山者也其後凡言符瑞如黃龍寶鼎亦應此句意又曰雖受命而功不至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泰不及泰山者至梁父矣而德不治至梁父謂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也所謂武王克

楊慎曰封禪河渠
平準三書太史公
得意之作
唐順之曰封禪平
準以年分叙河渠

殷天下未嘗而崩周德之洽惟成王亦應
此句意以漢高比武王則德猶未洽也曰
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意謂漢文也睹符瑞
而臻功至德洽而暇給意雖屬武帝而辭
有憾焉史筆之妙此篇雖主封禪其間兼
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祗後稍
怠慢一語關綴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
包括其中則其語不散篇終贊語又兼封
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也
茅坤曰封禪之文不經見特助于齊桓再
見于秦始皇又再修于漢武齊公秦皇特修
心于秦始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非以求
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始皇遊海上接
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通
祀名山山川亦非盡為封禪也漢武初立
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樂太公孫
卿勇之屬互為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
矣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

以事類叙
王維楨曰讀封禪
書乃見太史公手
筆
茅坤曰封禪本如
而秦皇漢武以知
然悲夫
按此書直書其
事而其失自見
有諷意無聚辭
可為作史紀時
事者之法
按此書以命字
德字符瑞字為
關鍵又連用益
字若字云焉矣
字皆極有意
按白虎通云東
方為蒼宗蒼言
万物更相代于
東方也南方為
霍山者霍之為
言護也太陽用
筆護蒼万物也
西方為華山華
之為言獲也言

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
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二年
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
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輯五瑞擇吉日日見四嶽諸牧還瑞徐廣曰還
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泰山一
日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
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曰岱山尾宗
此言巡狩以附會封禪始
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歃贊五月巡狩至
南嶽南嶽衡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
嶽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

万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祖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
按書中多用諸字如字各字俱省文也
按白虎通云三載一闋天道少倫五載再闋天道大倫故五載一巡狩
按禹歷盡山川有事出告而大史公止括之以一言曰禹遵之短長各有其度類如此

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

嶽恒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周禮云并鎮曰恒山

皆如岱宗之禮中嶽高高也蓋以天子所都也

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

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按國語起後承前地最當者其後二世湯伐桀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

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徐廣曰陟古作敷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田汝成曰始末崇二句与功臣表始未崇不欲固其根本二句句法同

按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用焉能出雲雨于里焉為施其大故視諸侯也按辟雍者辟象

巫咸故云巫咸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

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廣曰一登鼎耳雉武丁懼

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

慢神而震於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後三世帝

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末嘗不肅祗後稍

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

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圓如諸侯曰泮宮

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

史記卷五十一 封禪書

璧雍園之水以象教化流行洋洋之為言乎也制度垂于天子之辟雍也
按國語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與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

王肅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於南郊祀之神無二主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稽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周東徙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牝羊各一云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上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云汧水出汧縣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行李奇曰郿音乎小

郿地名後為縣屬馬翊行鄭衆註周禮云文公下平曰行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行也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維芻故有吳陽武時有吳陽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紳也補芻於紳摺當作摺鄭衆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知石也○服虔曰正義曰三秦記云太北也○索隱曰云語詞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之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稍高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今岐州陳倉

按夜雅漢書作
夜鳴師古云言
陳室若來而有
聲則野雞皆鳴
以應之也

縣之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
倉縣之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言獲
若石于陳倉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北阪城祠

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
聲殷云野雞夜雉日野雞也野雞也呂后名雉故

詞之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祠或曰陳倉縣有寶未人
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

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
寶○索隱曰接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

道遇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
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玉得雉者伯乃逐童

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
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

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
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作郟時後七十八年秦

故時與寶夫人之神合也
德公既立上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

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郟時索隱曰秦本紀德
公元年以犧三百

柯維騏曰伏者穰
邪氣使退伏舊註
謂之三代誤矣秦
紀謂初伏者伏之
祠始自秦也

按月令季春雩
禱以異春氣春
者生成之氣禱
邪氣則生成之
氣完也
又按今正月以
白犬血題門戶
辟除不祥取法
于此

唐順之日以年月
事秦如二國事

祠郟時今按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百牢
秦諸侯也雖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
以祭天作伏祠索隱曰按服虔云周之時無伏秦
蓋字誤作伏祠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
閉晝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晝日
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謂也金氣伏藏之名
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
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金
代火金畏於火故九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日按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蟲鼻磔之鬼亦為蟲故
月令云大難菑磔註云磔攘也厲鬼亦為蟲將出
害人菑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
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犬磔攘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乎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
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

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
縣東南下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

唐順之曰此龍符瑞見而臻太山

楊慎曰無懷氏至周成王十二君皆受命封禪者也

按考要云白虎通云云作禪上言三皇禪于禪上之山明已成而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禪也五帝禪于亭上者制度審議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父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

也封禪肇自遠古而盛于黃帝之世黃帝本紀云乃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余有下曰此所謂睹符瑞而臻太山者也

會處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在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地山八十里七十二家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孔子外泰山觀易姓而王可所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

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家棋六不經見家無紀錄也焉昔無懷氏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

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曰晉灼云云云山在

蒙陽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

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按服虔

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

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

西南三十里也顯項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

禪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

為會稽亦曰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會稽山

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也湯

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

平南灼曰在鉅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

伐山戎索隱曰服虔是過孤竹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

縣南一十里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甲耳

殷孤竹國也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甲耳

太陽畢讀如字也辟音僻賈逵云山險也南伐至召陵

正義曰召音邵括地志云召陵故也登熊耳山以望

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

太史公云登之或云兵車之會三傳兵車之會

王維楨曰夷吾所
以佐伯者有權設
也

增屠隆曰尚書中
候云昔古聖王功
成道洽行瑞出乃
封大山今比自之
魚不至鳳凰不臻
未可以封鄭玄註
云比目東方與氣
所生名鯨

揚慎曰管仲之言
是謂無其應而事
焉則不可也應前
茅坤曰漫入繆公
一段豈以繆公前
嘗上天之言

按梁父泰山為
山名

唐順之曰此所謂
受命而功不至至
矣而德不洽洽矣
而日不暇給
曾詹維修曰以文
王武王成王三君
作柱石至後則以

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僂四而乘車之
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
會六千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
會千首止八年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干洮九年會葵丘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

里之禾應劭曰部上山也部音霍蘇林曰部上
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部○所以為盛
姚氏云部縣屬常山云部上山名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二月不比不行其名曰
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二月不比不行其名曰比

比翼之鳥○索隱曰山海經云比目之山有鳥
狀如鳧一翼一月相得乃飛名也然後物有不召而
云巒郭璞註爾雅亦作鵠鵠也

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
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繆公立三

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
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
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魯諱也○包

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詩云紂在
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
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

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
旅於泰山

高祖文帝武帝分
比云乃太史公
漢處
按鄭玄云狸之
言不來也詩有
射諸侯首不朝
者之言因以名
篇故長弘因諸
侯不朝設射狸
首而太史公釋
其義曰諸侯之
不來也

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是時長弘以方事周靈
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
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皇覽曰長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
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九距作密作下
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在岳之南又上云雍
時祭黃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下其反孟康云即老子韋昭云
年表儋後孫子百餘年非老聃秦始與周合而
離五百歲當復合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為
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九五百
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
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

柯維騏曰按周紀
赧王卒周民東
秦取九鼎宝器始
皇紀云還過彭
城齊魯祠欲出
周鼎泗水使于人
沒泗水之弗得夫

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
為王故云霸王出正義曰王于放反秦周俱黃
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
末年周封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復合者
謂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
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
七年霸王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
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
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
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
家解非也
櫟陽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
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
畦各一土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
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隴西
畦中各有畦也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
封故云畦時也
三十年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爾雅
曰右陵太丘也索隱曰應劭云太丘淪入地非也按
也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

周滅在後社在
先社公而鼎沒周
滅而鼎遷其事相
反封禪書其存其
說蓋傳疑也
王教言以上歷代
祀天地或祠山川
或祠群帝九以祈
福田耳非必如秦
漢專事宮功德以
誇後世也

拜天下秦始皇既拜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
黃龍地螾見其神蚺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地色螾地物故以為瑞○夏得木德青龍止
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赤鳥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
俱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
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
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寸為符六音上太呂事統上法也攢曰水陰主刑
殺故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
尚法索隱曰騶縣之驛山騶縣本邾國魯穆公改作鄒從征記北巖有始皇所勒名於是徵從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

增屠隆曰始皇由
此細儒生是異日
增儒根源
增詹維修曰以始
皇細儒生至海上
莫遇三神仙之奇
藥作枉子到後面
以武帝及羅諸儒
不用至海上望異
遇蓬萊事比之乃
太史公細漢處
茅坤曰不得於諸
儒生之說而強為
封禪及聞諸儒生
之譏而又轉而徧
祠名山山川以及神
仙之說神仙者又
從封禪而垂其所
之者也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輪也掃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禾藁也去菹讀曰祖藉讀曰葛晉灼曰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菹說文菹茅藉也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乘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而遂
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
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
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
既細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
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
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其天中央齊其

封禪書

楊慎曰南郊山下
當作南郊下下師
古云下下謂最下
也
按觀書後有天
子至深父社祠
地主之句則此
八神名當在土
字為均矣

按師古云言八
神姓字皆同而
圭幣各異也
按此下二段皆
以首及二字相
喚應

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

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按解道彪齊記

地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齊也小顏云下下謂最下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

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

時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地饗陽祭

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

城中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

三山顧氏按地理志東萊曲成參五曰陽主祠

之罘正義曰括地志云之罘山在六曰月主祠之

萊山韋昭曰有東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

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古縣名○索隱曰按解

道彪齊記云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

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

也索隱曰山海經云瑯邪臺在渤海間按是琅邪

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瑯邪臺在渤海間按是琅邪

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宅具祠而巫祝

所損益珪幣禘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威騶

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

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及秦帝而齊人奏

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姜門子

高韋昭曰皆慕苦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

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

僑古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

昔有主僑尚無所見美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

余有丁曰披太史
公論神仙壽祀迂
誕之說極意難點
皆寓訊武帝且明
其不然也後段公
孫卿之誕亦然
按師古云甘心
謂貪嗜之心不
能已也

自宋母忌至最後九五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服
刻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去故骨則變化也
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
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會其書有主
隨方面為服索隱曰主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
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
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音附或曰傳
其傳書云不贊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
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
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
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升天下至海上則方士

楊慎曰此止燕言
歷代巡祭奉咸郊
時方怪九鼎方士
神仙寺事皆為漢
武事張本

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
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
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未能至望見之焉其
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
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從
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
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
地志云沙丘臺在那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
州平鄉東北二十里
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
刻以章始皇之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
其文並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
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

史記卷八十八 封禪書

十一

尾文卷

按以下並秦祠
祀非封禪也
按此摠諸名山
大川及小諸神
祠祀典

按此下又以自
及二字相喚應

邵室曰名山大川
易為表也為天下
表也三代命祀位
則莫矣故君有易
都祀无易望禘安
者望可以通乎未
能治其人而欲事

干神是誣神也神
誰享之然則在諸
侯者何如諸侯之
地固天子之地也
唐順之曰叙得錯
綜

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

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

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正義曰世本云夏禹

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帝王世紀云殷湯都

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

文武都鄴鄩至平王徙都河南故嵩高為中嶽而

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

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

不可勝記及秦拜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

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名山五太川祠二曰太

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

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

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索隱曰按

也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涸同反秋涸凍字林涸竭

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冬賽禱祀索隱曰

反謂報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

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

古文以為敦物也謂云華嶽木一山當河水過而

行河神巨靈手盪脚開而為兩今脚跡在東首

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二山之間也

關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仙道能造山川出江

也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

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鄜元

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

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也○正義曰薄白落反衰

色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寸棘一名

名條山一名雷首一名獨頭一名首陽一名吳山

名條山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

上

八

余有子曰按吳郡
岷山書傳岷縣西
夷山古文以為岷
山即此

至吳坂九十九名以州縣分之多在岳山岐山徐廣曰武
蒲州今史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索隱曰徐廣曰在
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索隱曰徐廣曰在
曰地理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也吳岳岷也○索
隱曰徐說非也按地理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
志曰有垂山無岳山也
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因大鴻葬為名也
地理志蜀郡蒲氏道嶓山在面郭璞註云山在汶
陽郡廣陽縣水曰河祠臨晉馬翊縣地理志臨晉
一名瀆山○正義曰即同州馬翊縣本漢臨晉縣
取大荔秦獲之更名曰河祠馬翊縣本漢臨晉縣
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
公金匱云馬修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沔祠漢
水次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
中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云漢女著漢神是也
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
將蓼反○索隱曰湫子小反又子由反龍之所處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祠在平高縣東南二
十里湫谷水源江水祠蜀出嶓山廟在江都地理
出寧州安定縣

按郊祀志姓下
有亦字

按澧水雁俱
見夏紀

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
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
華陽國志蜀守李水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
舊儀祭四瀆用三牲主沉有車馬紺蓋○正義曰
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亦春秋泮泗禱賽
縣南八里秦弁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泗禱賽
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羊具珪幣各異而四大
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按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
山頂曰冢蓋亦陳寶節來祠神應節來其河加
因鴻冢為號也
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
乘駟駒四瀆產正義曰括地志云瀆水古滋水也亦
州藍田縣瀆水即荆海循長水澧澇徐廣曰音勞
柳之下流在雍州萬年縣○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
義水名在鄠縣界○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
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
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澧水出鄠縣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澧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
澧澆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
谷

諸加車韋昭曰無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隴州汧源縣西南入渭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東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可知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二川源在慶州華

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遼縣西十五里按蒲山嶽嶽山之屬徐廣

許反音先為小山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

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儀祭參辰於池南

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晉灼曰自此至天淵玉十四臣索隱曰九

竝不見其名數所諸布諸嚴諸迷之屬百有餘廟

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祠

是祭星之處述亦未詳漢書作逐西亦有數十祠

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

湖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澆有昭明

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澆有昭明

熒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索隱曰樂彥云辟

璧池即澆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

澆池君故曰璧池今按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

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鄴武王都澆既立靈於社毫

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於社毫

有三社主之祠韋昭曰毫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

縣有亭亭則社字誤合作社毫且據文列於下皆

是地邑則社是縣按秦寧公與毫王戰毫王奔我

遂滅湯社皇甫謚亦云周桓王時自有毫王號湯

非殷也而臣瓚以毫為湯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

按謂社毫二邑有壽星祠

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

故祠主之祠也壽星祠入星也見則天下理安

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

故壽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

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軾而歎故祠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

十五 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最小有神靈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五時而言四時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居汧渭之間而作邠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邠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四木禺龍轡車一駟漢書音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轡車謂車有鈴乃有和轡之節故取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

按此摠秦禮典

凌約言曰叙秦始終與漢武一書子長之意微矣

揚慎曰以高祖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敢給者也

尺三寸漆其口中大夫以上赤雲氣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臯矣其法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解張晏一音權周禮有司權燿火官張晏曰非拜於感陽之苑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日經也常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大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徇沛為沛公

增屠隆曰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一宿漢高以十月平陽因以十月為歲首又悉召故奉祝官如其故儀禮此漢儀秦陋房太史公作禮書云叔孫通頗有所增城大抵皆秦秦故大抵云者諱之也實則一耳

○又曰宋太祖微時酒入南京高辛廟以改陰陽為聖以其後採自小按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致一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此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我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否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不然而漢高禱粉榆社有應遂以建立諸神祠者理不得不信耳

則祠蚩尤夔鼓旗遂以十門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祀本紀曰二年令祠官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今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醜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

○又曰宋太祖微時酒入南京高辛廟以改陰陽為聖以其後採自小按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致一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此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我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否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不然而漢高禱粉榆社有應遂以建立諸神祠者理不得不信耳

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見歸藏易周禮以禘燎祠司命鄭眾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秦巫祠社主巫佻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三社之主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所在之國及有靈施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

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

光緒曰后稷祠
已在前天地五
帝祠內但只是
歲時祀官中未
及立祠郡國故
此詔郡國縣祠
之讀此不可誤
謂前此未有祠
因或人建議乃
始立祠也

光緒曰今人三
月祭社始此惟
漢以日丙午親
氏採用丁未親
主嘗問何用未

社丑臘也肅對
曰魏玉也玉畏
禾丑之明白更
寅寅水也故以
丑臘也成於未
故於歲始未社
也至於晉則社
孟月之丙日各
有不同如此

按師古云艾讀
曰又
募坤曰詔祝釐寬
罷祝可而因歲後
而增幣不可

按駕被謂駕車
被馬之飾

太玄經云云一中天二美夫三徙天四罰更夫
五晬夫六郭天七威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皆以

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

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

也婦強於者龜鬼能依人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

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有牲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

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

功夏則龍星見而始事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

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星者神也辰

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也辰

為工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常

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

詔曰今祝祠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

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太山淮南有天柱山二

侯奉祠今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

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維五時路

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西時畦時

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

湫黃河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及諸祠各增

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

曾陸可教曰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影美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生皆以為水火土之德而程子亦有唐為土德無水失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則亦可言水赤帝呼而漢生則亦可言火也至下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雜據蓋宋水災時其都汴之時耳南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耶抑朱之運已盡而金乘之耶是其徵驗之無然者也

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母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日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干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史記平卷八 封禪書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

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出東方。舍謂陽谷。日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

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字。韋昭曰。字謂此同。下也。贊曰。一營字。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字五殿也。按一字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正義曰。渭陽五廟在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咸陽縣有。藺池始皇逢盜。藺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藺池也。疑藺字誤作蒲。重更錯失。權火。

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咸陽縣有。藺池始皇逢盜。藺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藺池也。疑藺字誤作蒲。重更錯失。權火。

史記平卷八 封禪書

余有白刺作刺字音同

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賢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按。如淳曰。亭名。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若見五人於道。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曰。再中。索隱曰。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却三舍。豈其然乎。居垣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

曾盧辨治曰。後來得室鼎之端微見于此

楊慎曰。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賭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蓋曰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按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王維禎曰。尤敬鬼神之祀。是篇中冒頭。

按公卿用文學之士。自武帝始。

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解已在此。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

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織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

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之術諸所

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令殺之

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

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

之所止或曰以雍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

帝也按五時者鄜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文公

作鄜時祭百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

吳陽上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土

年祭五時三歲一過皇帝自行也

是時上求神

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栢梁臺以處神君長

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

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

之至後子孫尊賢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

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

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

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繫

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觀徐廣曰曉音啼○索隱曰鄒神君者長陵女子

按漢書孟康註宛若下有字也二字

何孟春曰季氏族泰山大夫倦諸侯

揚慎曰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賂符瑞見而臻大山祇肅而過者也

之禮漢武祀丙姓天子行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李少君之誣罔其容謀乎而當時延臣不能一言訟其罪也

郤老方見上道。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奠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歿為今之竈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浩竈神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趙景帝時絕封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人主方駟案如淳曰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郤老費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歿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屬魏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太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太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董份曰上言一坐盡驚此言一宮及駭太史亦作對語耶

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歿之術增焦竑曰漢武內傳云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終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因叩頭乞活安期以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

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贊曰晏子書

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

美哉堂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柰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賦窮之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即此也

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

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

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

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

生琅邪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為

一重為報日後千歲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求我於蓬萊山下

史記卷八十八封禪書

神樓散一七弁服之即愈乃以方于上言臣能疑頑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脩育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來百鴻而九陔周冥海之夷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投臣口訣是以保万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按海上燕齊句與前周人言方士句相應

愷云巨安期生僂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或作臣安期生僂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齊之齊居久之李少君病歿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歿又發棺看唯衣冠天子以為化去不歿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正義曰鍾音直偽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思奏祠太一方曰天神饗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羅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上各太一佐曰五帝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

一本鬼道之下註有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禮志云壇有八陛通達以為門又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千步也

楊慎曰此三皮叙事間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換妙甚

增黃洪憲曰祠黃帝用某物又倒用某物以後只云用某物而摠之曰令祠宮領之各如其方有許多暗景在裡面

組尚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沔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徐廣曰一云日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寔羊用羊祠神名也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澤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

史記卷八十八 封禪書

三

史記卷八十八 封禪書

○又曰下以字代用字蓋文法變化如此

蘇軾曰史記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
余有丁曰按武紀

若庶然漢書詔獲駁麟非若麟然正明其非麟也
按蓋麟云與管仲言麒麟未暗應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末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光緒曰按漢書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帳而令帝居他帳遙見一好女如未人之貌而不得相近帝益傷感

地於澤山同用太牢故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按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節此神今按其祀用乾魚不享牲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令祠牢或如顧說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以薦璧得以

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一斤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正義曰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二千二百錢其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二十曰復小橐之其文龜直三百錢其三曰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為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一小長文為龜甲也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年獲

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

一本作以
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麟一角獸也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正義曰力錫

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

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

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

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云趙夫人卒少翁

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

論亦同未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

為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卿比何媿比其未遲蓋帝之迷惑如此光緒曰以後凡曰又字皆見武帝其得之心不意

曾屠隆曰隱之字甚有者落為下文成食焉既死取張本

史記卷之六 去神書

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支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帛絹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藉貫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遂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驗間無蹤跡也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學露盤高二十丈大七

按此又丁神君

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最得

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文張衡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灰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鼎湖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甚蹠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益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根也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服日立此便宮也瓚曰壽宮奉神壽宮神君最尊者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太上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

史記卷之六 去神書 八毛文春

余有丁曰按武紀
作於後者言行下
謂神所欲言上輒
為下之

王維禎曰以漢武
之雄而皆迷至此
其病根捨只食為
若海故曰人生之
心不可有所散
則礎更面稽天

增廣舜治曰如雍
乃封泰山張本祀

后土乃神梁父張
本後段一相應
蓋此時尚未巡狩
後始巡郡縣浸尋
於泰山矣

按漢書云天子
東幸汾陰男子
公孫滂洋時見
汾陰旁有光如
絳遂立后土祠
于汾陰睢上如
寬舒等議

史記卷五十一 封禪書

中時晝然常以夜天子後然後入崇潔自後除

然後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

輒為之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

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武帝壽宮以處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

云策書之法也○正義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

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

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

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二

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

為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云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子

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誤為太史公失

外孫揚惲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

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

天官皆上三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

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

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

郡國計書先入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相

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揚惲

稱此而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

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

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

后土徐廣曰元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

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按天子始巡旬
與始皇始巡郡
縣句相應

增屠降曰不不言
不足以欺天主戰
國策士之習皆然
如下文黃金可成
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
率空語無事實耳

董份曰君諱言臣
灰而托之馬肝臣
欲要君而安希親
屬武帝非不萊明
而一為方溺則聞
愚如此其得不公
幸也
弟坤曰按洞冥記
云卸支國真馬肝
石如馬肝春碎以
和九轉之丹用辨
髮白者皆黑帝坐
羣臣于甘泉有百
影者賜佛皆黑者
人李少翁以神仙
惑帝帝乃以馬肝
石賜少翁少翁死

浸尋於太山矣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

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其春樂成

遊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索隱曰

疾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太俱誅也○索隱曰

表云姓丁名義後與樂太俱誅也○索隱曰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

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子孟無子康王

歿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而康后有淫行與

王不相中索隱曰三蒼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

然而欲自媚於上乃遷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歿惜其方不盡及見樂

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

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

曰韋昭云羨門古仙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人應劭云名子高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

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歿之藥可

得僂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

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歿耳索隱曰論衡云

食黍馬之肝殺入儒林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憂

日食肉不食馬肝是也乎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大曰臣

我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大曰臣

師非有求入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資其使

者有作為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

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

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關其基自相觸擊

日顧氏按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鍼是時上方憂

鐵擗和磁石塗其頭置房上自相抵擊

即文成也今人見
景帝有食肉不食
馬肝未為不知味
之語遂謂文成食
馬之肝而死非也

按隄豨言黎隄
役也

揚慎曰斥充床也
音拓言拓車馬寺
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太言當
有親屬遂以衛長
公主妻之昏何其
也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延者神
仙耳大既能致
神夜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
語太史公多用
後人遂變為歌後
語

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銀乃拜大為五

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天士

也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

史音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

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

汎盜自臯及陸而築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天若遺朕士而

大通馬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乾稱

龍鳴漸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

龍在天若飛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侯賜列侯甲第漢書音

甲乙第次僮千人乘輦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

當在服御索隱曰孟康帷幄器物以克其家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

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孟康曰衛太子姊如

淳云衛太子姊也蔡邕云帝女曰公主儀比諸侯王

駟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萬斤更命

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云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徐廣曰

也駟案草昭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

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

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

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

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加樂通侯及賢震天下而

按汾陰故魏地故曰魏脰

增王維楨曰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繼登幸輔亦莫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去淫祠正以古義為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刈向一言而禱祠復興惜哉

楊慎曰鼎雖淪沒泗水逢全則與起故出汾陽西至甘泉也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服虔曰滿手曰搯而自

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

巫為民祠魏睢后土管笏也應劭曰魏故魏國見地

如鈎狀培視得鼎把也音步溝反鼎大異於象鼎

文縷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之言吏告河

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

泉將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

縣西近九變山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使燕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此山也

有黃雲益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

行上薦之或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有穀今歲豐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

秦帝與神鼎索隱曰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伏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

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徐廣曰飪

殤皆嘗以烹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遭聖則

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鼎遷于夏商周

德衰宋之社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

社以為監戒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鼎乃

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正義曰此以下至

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

側之堂謂之塾釋禮輕使上升堂視壺濯及籩豆

告克已乃舉鼎告祭禮之次也自羊但牛正義曰自

視羊後及牛也毛鼎鼎及鼎韋昭曰爾雅云鼎絕

村神書

尾友春

增陳文燭曰按漢武故事云武帝祀甘泉至渭泉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乘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入星見余謂此與老人黃犬之說俱屬荒唐姑述所聞如此

增徐中行曰現公孫卿所言則知汾陰禹必其所為以欺武帝者

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不吳不驚胡考之休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也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與中山所蓋日関中亦復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益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天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宜見鼎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於其廟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遷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間於鬼史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也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復朔且冬至凡二十推二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封禪書 二十九 史記文春

余有丁曰神靈之
封居七十謂封守
之中神靈當祭告
者居七十也

按卿見武帝車
征伐好神仙則
曰黃帝且戰且
學禮懼天攻其
和安則曰斷斬
非鬼神者此小
人極意逢迎之

態事權固籠之
術也

邵寶曰古之楚者
厚衣之以新不封
不揭然而不能已

史記卷八十一 封禪書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

君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

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

明之後封媯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按國語仲尼

云山川之靈足以細網天下者其守為神汪芒氏

之君守封隅之山也○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

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

謂山川之守封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思百姓非其道者

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者百餘歲

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

大鴻於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今其後黃帝接

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

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

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僊之處小顏云谷口中山

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洽谷去黃帝采首山銅

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

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

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

髯拔墮正義曰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正義曰戶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號州湖城

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

史記卷八十一 封禪書

者有祿醜馬豕也
黃帝既仙無祿醜
矣衣冠而奔何為
哉易曰納約自牖
武帝有牖如羣
臣不能自納焉而
乃為迎逢以成方
士之矣帝之暫明
而條晦羣臣亦典
有罪焉
揚慎曰祠太一則
便曰放薄忌厚放
薄忌則便曰知其
方而文即庄前矣
許應元曰祠壇祠
禮祠物叙得整繫

按神新本作臣
今依宋本改正

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
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曰崆峒山在
原州平高縣
西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
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案李奇曰
垓重也三重壇也○索隱曰
鄒氏云垓一作
陔言壇階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
未黃帝從土位太一其所用如
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犴
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
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醴食
索隱曰餼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醴古
字亦通說文云餼祭酌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謂
纒壇設諸神祭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
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甃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

許應元曰叙行札
黃帝文簡古

光緒曰天子始
郊拜太一而有
司云祠上有光
又云是夜有美
光及書黃氣上

日泊一作酒灌水于金中曰泊音此異駟案晉灼曰
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太羹
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中以鹿內鹿中水玄酒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
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豕豕止一牲故云特也太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
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
之外朝日以夕夕月以夕夕月以夕夕月則揖而見
太一西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
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顧氏云饗祀祠
也漢書儀云贊饗一人
秩秩六人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
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
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太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
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皇帝以

光緒曰天子始
郊拜太一而有
司云祠上有光
又云是夜有美
光及書黃氣上

屬天於是諸方
士遂集神奇惟
得其以爲真
夫以後凡曰山
下闕若有言萬
歲曰其夜若有
光曰若有象景
光曰蓬萊諸神
若將可得日神
人若云欲見天
子曰若見有光
云皆用若字補
寫

余有日交龍爲
旂有一升一降今
止昇龍故曰登
龍

許應元曰非有求
人主其語即五利
所以語帝者
曾黃洪憲曰文成
以致王夫人中五
利以黃金塞河不
死仙藥公孫卿以
室中武帝發後
其敢而不悟終欲
封禪以異教者
必得抑何不明若
此

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
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
之瑄音宣索隱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云祭天是
日瑄音宣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
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
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
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徐廣曰
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
爲柄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
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徐
日天官書云天極星明者大命曰靈旗正義曰李
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命曰靈旗奇云畫旗
樹太一壇上名靈旗爲兵禱正義曰爲則太史奉
畫日月北斗登龍等爲兵禱于偽反
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
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

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歸索隱
日鄭德云相應爲雙謂上乃誅五利正義曰漢武
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
朔言樂大無狀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
上發怒乃斬之
跡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縱氏
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干誕積以歲乃可致也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
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
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
正義曰太帝謂太昊

此
三

按考要云空侯亦曰次侯風俗通漢武帝用祭人侯調夜祭作坎也之樂言其坎也應節奏也詩云坎也伐鼓是也黃震曰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下矢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後者復通其說發衣冠至暗臣諛一至其甚悲夫按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儒說其儀教歲不就厥後武帝自創儀法待中儒

者以升薦射牛行禮蓋納兌寬天子建極之論焉

伏羲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及空侯武帝令樂人侯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禪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千餘里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大平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禪梁甫之基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授

之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

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

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

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

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

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入皇九首而而

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

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

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

按上紀句與始
皇相傳生傳土
相應

按此又繳入求
仙事

按有音秀留音
濁音濁謂有所
須持又漏滯也

史記卷之八

不如魯善周霸圖封禪事會服虔曰屬會也於是

上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大室韋昭曰崧高山有

有石室故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

以名之漢儀注云有稱萬歲正義曰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

謂之崇正義曰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

帝登太山祭太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

通鬼道故言八神也日入方之神○索隱曰韋

昭云入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玉四時之屬今

按郊祀志日天主祠天齊日地王祠太山梁

父三日兵主祠蚩尤四日陰王祠三山五日陽王

祠之梁六日月王祠之萊山七日日王祠盛山八

祠四時王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

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

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

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

謂武帝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

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

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

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

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

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矣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

八尾友春

八尾友春

按此一茅三春
與音仲言一茅
三春相應
按祭后土武紀
作然發去

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
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
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春。孟康曰所為
謂靈茅也。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
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
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
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
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
秋乃作。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
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瓚曰聞呼
萬歲者三。震於
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
然。服虔曰肅然
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

按此文繳入求
仙事
董份曰武帝封太
山求神仙專後子
侯上封處而子侯
則死矣故特著之
見神仙不足恃也
按庶幾遇奇與
始皇善遇三神
山句相應

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鄭玄曰
蛇音移。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
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
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待用事太山諸
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正義曰諸
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第。佳擬天子。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
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
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
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
有朕兆子侯則沒節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按武帝集帝與子侯家
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
乃遂去。西海上非至。竭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
原。五月反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
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十一
尾文春

光緒曰讀封禪書其見當時臣諂主愚可發矣夫有司且以德星為報封禪無惑乎方士之誣說也南燕汝水不水燕主起惡之李起曰良由通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大悅漢時君臣率類此耳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按武紀卷下有信字

按應劭云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

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弗音佩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二能韋昭曰二能二能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瓜故顏師古以填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立作旗星旗極芒艷如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本亦作旌也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言見神人東萊山若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潤宿留

通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也 數日無所見見大人

跡不復遷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

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

三百餘里過祠太山鄧展曰太山自東復有小

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

河名○索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

新填畱一日沈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

既滅兩越越人勇之韋昭曰按越地名也乃言越人俗鬼

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

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

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漢書音義曰持鷄用卜如鼠卜

史記卷八十八 封禪書

詛神錄曰：朝服南面誦誅經論，不能傷室而巫者忽死。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按列子云：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司馬相如上林云：置酒乎昊天，之臺，吳天中天，通夫皆最高之名，臺有銅柱，謂之莖，張衡西京賦云：通天訖，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即此通夫莖臺也。

董份曰：內中，似複蓋房內之中間也。

按尊祠，句與高帝祠，蓋星，句相應。

○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者，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

為觀如緱城。徐廣曰：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

日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

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

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五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揚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則有淇，屋旁皇儲，胥夸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

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曾成宮，白虎交狗，天梯瑤臺。夏有芝生殿房內中。

仙人怒法相，思觀背壯麗也。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天子為塞河，與通天

臺若見有光云。應按瓚云：作通天臺也。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

老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

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曰：乾音旱，欲使封土，乾燥也。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云。天

所封之土，令乾。鄭氏云：但祭不立，戶為乾封。二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

不立戶，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涿郡，適縣北界也。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也。至江陵而東登

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應劭曰濤縣屬廬江南岳霍山文穎曰天柱山

在濤縣浮江自尋陽出松陽地理志廬江有松陽縣過彭蠡

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條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

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勿未曉其制度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公

俗通齊濬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

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

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

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况是其後也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

從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侖言其似也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

在元封

二年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

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

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小上

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

年故但祠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日按

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

皇帝得寶鼎神策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

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

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遷冀遇之

吳寬曰太初曆始復夏正蓋太史公之力然漢武帝贊享故拜太一則固用方士語耳

按此又繳以求
仙事

董份曰早則黃帝
乾封災則黃帝錄
臺火巧言如黃信
矣
楊循吉口術上每
以黃帝作證何其
評全耶

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十一日也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

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

冀望也地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土還以栢梁裁

廷殊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

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計

國計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

月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

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

侯邱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

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

西故城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

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閭闔之內別風

曉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闕闕高二十五丈上有

銅鳳凰故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

有覺鄭玄曰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

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是也正義曰圈其遠

反括地志云虎圈天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顏

在長安城中西偏也

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高二十餘丈命曰大液

曰漸臺按王莽以此臺也

正義曰臣瓚云太液言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

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

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

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王堂壁門太鳥之屬

按漢改曆句與
秦改曆朔句相
應

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

為幹猶築牆之有榱榦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榦

八尾友春

凌約言曰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筆曰漢改曆予之也辭亦嚴矣柯維騏曰漢武營中國以事四夷至于詛說計窮矣厥後難得志于大宛而不免損滅于匈奴詛果何損耶蘇東坡謂武帝諱平蠱之事疾如左雙已且為平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也

按獨五月嘗駒武紀作五帝用駒為當

音說文云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一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日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雜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禺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禺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也以俟神

按封臣武紀作封鍾

凌約言曰至鉅又摠叙而斷之叙詞簡明斷意微婉按下旬太山上宜有東字王維楨曰予讀封禪書數過中雖包髮者裝而求仙遇仙實希中主故于每節隨年分往七著見而又意抑揚曲折可親楊慎曰今天子以下至篇終揔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其詞

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禱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應劭曰封臣黃帝師岐伯正義曰張揖云岐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徐廣曰在瑯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侯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太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二年李陵以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

以訖之也
董份曰寬舒建祠
五而曰五寬舒之
祠奇

按今天子下興
前總統始皇事
暗應

余有丁曰諸字是
統括字本明年九
山以統其餘也明
年即前命且明年
者

凌約言曰太史公
作封禪書其于禱
祠百出則隨之以

若有符應之言
求仙無方則隨之
以終不可得之言

迂之微文見意律
比如此而武帝之
无道昭曰矣

王維楨曰未繳云
終无有驗又云無
有效天子亦意厭

而猶或異遇其真
邪說之惑入如此

夫
弟坤曰文哉三千
言而前後血脈貫
穿如一句摠屬一
幻字

揚慎曰贊語又摠
括一篇之意巡祭
封禪方士祠官掃
尽武帝之事論次
自舌以來用事鬼
神者則自舜以來

之事皆包括之矣
表者其外之儀文
也裏者其內之德
也

按自武帝有求
仙之惑今日用
方士明日遣祠
官溺志于悖誕
之說而不自知
故子長作封禪
書以救其失其
首雖曰帝王何
嘗不封禪而其
贊乃曰究觀方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太一及三工。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也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祠官寬舒領之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一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

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上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瑇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

仙間肅然揚休勒誌

陳祥道曰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悖誕矯誣之說其為書班孟堅遂取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徵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干方士作史固不得而

史記卷五十八

封禪書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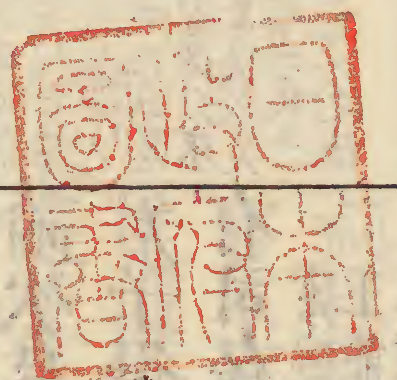
九

九

九

九

士祠官之意予
長之意誠矣



剛之也然少君樂大公孫卿越人勇之徒
其所言惟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亦叢
雜附見于封禪
郊祀之書何耶
王應麟曰皇王大紀云自史遷載管仲言
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
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
有十二山入懷寔安不行五載巡狩之
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
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
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
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
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
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
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
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
書之謬

茅坤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欲也一
欲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為
術愈夥而不可信而其所食以與遇者愈
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為主客以終其身死
且不寤悲哉自古以來以雄才大略稱者
漢武而秦皇漢武為諸燕齊迂怪之士舞
弄之若偶然以困于慾也語曰東海之
鰲惑于餌則漁人狃之若羊豕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 終

